

回眸延安中央托儿所

一群中央领导的孩子、革命烈士的遗孤、抗战将士的子女；一个腥风血雨的特殊年代；一批富于献身精神的先行者；一则则令人感动不已的故事……



毛泽东



宋庆龄



刘伯承



左权



毛娇娇（李敏）



罗小金（李铁映）



刘太行



左太北

特殊年代： 特别的孩子 和阿姨

中国文史出版社

编著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罗京辉 胡木英

詹露茜 翟明战

主 笔：翟明战

回眸延安中央托儿所

特殊年代： 特别的孩子 和阿姨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特殊年代: 特别的孩子和阿姨: 回眸延安中央托儿所 / 翟明战、胡木英等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5034-2013-9

I. 特… II. ①翟… ②胡…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1079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装帧设计: 杨飞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60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70 × 240 1/16

印 张: 24.625 字数: 490 千字

印 数: 70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 一群特殊的孩子 / 1
- 毛主席心急来早了 / 15
- 大爱无涯 / 31
- 毛娇娇的心愿 / 45
- 生命的搏击 / 59
- 毛主席、朱爹爹来了 / 72
- 女阿姨和男“阿姨” / 91
- 爱随神追 / 109
- 燃烧的黄土地 / 123
- 洛杉矶的“中国周” / 147
- 革命者的怜子情怀 / 165
- 中外记者参观团 / 179
- 美军观察组 / 197
- 一场没有硝烟的恶战 / 219



孩子，孩子…… / 235

与领袖一起过春节 / 253

囚窗里的童年 / 267

集体不吃饭 / 286

告别延安 / 308

烽火摇篮 / 323

娃娃长征 / 343

相会北京 / 361

附 录

1. 洛杉矶托儿所昔日孩子名单 / 385

2. 昔日洛杉矶托儿所工作人员名单 / 387

后 记 / 389



一群特殊的孩子

延安，一面临水，三面环山，一条弯弯曲曲的延河环绕着城郭悠悠地流淌着。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座高高的宝塔山。

山顶上屹立着唐代建造的宝塔，庄严而雄伟，它早已成了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宝塔山，是父亲山；延河水，是母亲河。这群延安儿女的童年、少年，就是在这里生活、学习、成长着。

自从1937年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后，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经常进行侦察、轰炸，气焰十分嚣张。

特别是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令其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率国民党第六十一军和第十九军，袭击了驻永和附近的决死队第二纵队第一九六旅旅部；并捣毁永和、石楼等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洪洞、蒲县两县县长及八路军西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工作人员500余人。

12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阎锡山以武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转攻晋西北，隔断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这是一次牵动华北全局、关系



男人上前线

全党的重大斗争。

为此，我党令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立即集中适当地点，准备战斗；贺龙、关向应立即出发回晋西北，指挥作战。

在内外敌人的合击下，我党处于最困难的历史时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中国共产党和老百姓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男人照样扛枪上前线，女人依旧在家种地纺线。残酷的斗争，艰难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们养儿育女，传宗接代……

1940年1月，刚刚过完新年，丑子冈与傅连璋走在王家坪村的冰雪小路上。他们不顾天寒地冻，边走边谈，拐向了路旁的一孔窑洞。

窑洞里迎出一位陕北婆姨在流泪，一位憨厚的农民汉子跟在婆姨身后歉疚地说：“傅医生，俺们可是造孽了！哪想到俺婆姨出门搬柴火的工夫，孩子就掉到开水锅里了。俺得偿命呀！”

傅医生悲伤而遗憾地摇了摇头，这正是新年前两天发生的令他寝食不安的

问题。他叹口长气无可奈何地说：“孩子已经死了，这是无法挽回的过失。昨天张副司令员两口子，把孩子掩埋后就上前线了。”

那位壮汉流着泪说：“俺对不起八路军哪，也对不起你傅医生！你把俺婆姨的病治好了，俺却把你送来的八路军娃娃给看死了！”

“别再说了。”傅医生摆了摆手，“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喏，这是最后这个月的保育费……”

老乡忙用手推着钱说：“俺造了那么大的孽，哪还有脸要钱？”

“拿着吧，这是两回事。”傅连璋把钱硬塞给了老乡，转身和丑子冈走向了另一孔窑洞。

丑子冈心情十分沉重。她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言没发。

窑洞里传来了孩子的哭声，他们加快了脚步。傅连璋边走边叫：“大嫂！大嫂！”

丑子冈看到门上挂着锁，忙从窗户纸的破洞望进去，着急地冲着傅连璋喊：“傅处长，你看看，还是这么拴着孩子？”

在窑旁地里搂柴草的大嫂，见有人来就急忙赶回来打开了门锁，抱歉地张罗着：“傅医生来了，还有这位大姐，快，屋里坐。”

在一个大土炕上，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儿，腰上拴着一条绳子，另一头系在炕后面墙上的木橛上，那绳子的距离使孩子不会掉下炕。



妇女来支前



丑子冈

发现孩子的裤子尿湿了。

“大嫂，孩子尿裤了。”

“可不，老尿。俺舍得给孩子喝水。”

“换条裤子吧？”

“换，换啥？换了还得尿，就让尿这一条吧。”说着，她一把把孩子抱过去，顺势在炕边给孩子拧了两把裤子上的尿，又把孩子放回炕上。

丑子冈忍不住提醒说：“要不用块干尿布垫到裤子里。”她探身在炕头抓块尿布，禁不住冲口而出：“这尿布没有洗吧，这么硬？”

她又把孩子抱过来，发现孩子屁股、大腿根儿都红了，心疼地说：“看这小屁股淹的，该多疼呀！”

丑子冈走上前去解开了绳子，把孩子抱到怀里说：“大嫂，咱们不是说过不要这样拴孩子吗？一个不注意绳子开了，就会惹出大祸来。前些天孩子掉到锅里被煮死的事，就是这样发生的。”

那位大嫂满脸不高兴地说：“俺正要找你们呢，俺们庄稼人可不能不下地。如果一眼看不见，孩子出了事，俺可担不起这个责，快让他爸爸妈妈把孩子接走吧！”

“他的父母都在前线打鬼子。要不是咱八路军打鬼子，咱们延安今天哪来的安定日子。”傅连璋耐心地解释着。

“这个道理俺懂，咱老百姓咋能不支援前线？俺是害怕呀！”大嫂的脸色缓和下来。

丑子冈因专心听他们说话，这时才

大嫂叹口气说：“实在没工夫到河边洗，晾干了就行。”说着用两手搓搓那硬撅撅的尿布，就塞进孩子的裤裆里。

孩子“哇”的一声哭起来。这声音像刀子一样剐着丑子冈的心，她能说什么呢？大嫂并不是个狠心人，她有她的难处。可孩子，吃多少苦，受多少罪……

他们仍走在乡间小路上。丑子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这种带孩子的方法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跟他们说过多次，就是不改。”

傅医生叹口气说：“陕北人生育能力差，不大会带孩子。更何况穷困，没有必备的条件。”

“听老乡说，这里人不生孩子是水的问题。”丑子冈回头望着傅医生。

“是的，这几年好多了。部队到陕北后，帮老乡打了不少井。”

他们走到一个转弯处，傅连璋停下来向旁边指指说：“来，到这边来看看，你跟娇娇还不太熟悉吧？”

“是毛主席的女儿娇娇吧？见过几面。”丑子冈回答。

“以前主席还常接她。从江青生了孩子后他也顾不上了，只好放在他警卫员老婆这儿。”傅连璋说着摇了摇头。

他们走到一孔窑洞前，窑前背风处有一小块平地，太阳照在这里，给人带来一股暖意。

3岁多的娇娇围着一条大围巾，坐在阳格姥姥（陕北方言，意为阳光下）里晒太阳。那位正在搓麻绳的小嫂子忙放下手里的活起身迎接：“傅医生来了，看，我按照你的吩咐正在给她晒太阳呢。”

“这几天没啥毛病吧？”傅医生问。

“挺好，你看！”她从地上拿起一个小碗来，“这一大清早就吃了一碗小米干饭，这不，就剩这一口。”

“吃鸡蛋了没有？”

“没，这有半拉月没买着鸡蛋了。”

娇娇听到有人讲话，就抬起头来看。当认出是傅伯伯时，她就站起来走到傅连璋面前说：“傅伯伯，你是来带我找妈妈吗？”

傅连璋蹲下身来拉着娇娇的小手说：“咦，怎么忘了，妈妈不是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工作了吗？”

“那你带我去找爸爸，找爸爸去好吗？爸爸没有到老远的地方去工作。”小娇娇瞪着一双乞求的大眼睛，看着这位什么难事都能办到的神通广大的傅伯伯。

傅连璋实在不愿意在这个天真可爱的孩子面前说谎话，可他又无法满足孩子那并不过分的请求，无可奈何地说：“好娇娇，爸爸正在开会。娇娇懂得爸爸开会是不能打搅的。我一定告诉你爸爸，让他抽时间来接乖娇娇好吗？”

小娇娇低下头去，晶莹的泪珠在眼眶里转悠着。

傅连璋实在不愿伤孩子的心，就从口袋里掏出两块糖说：“看，这是爸爸让我给娇娇带来的，说给最听话最懂事的小娇娇吃。”

娇娇接过糖，把双眼里就要滚出来的泪珠又忍了回去。

丑子冈走过去注视着娇娇的头发。她用手挠了两下。

傅连璋也注意到了。他仔细看了后说：“是秃疮，还有满头虱子。”

在回来的路上，丑子冈沉重地说：“每次查看这些孩子，我心里都不好受。第一保育院不可能收这么多孩子。他们虽然能全托，但要增加全托班，就要增加房子、工作人员、全套设备、经费、运输……实在无法办到。可这些需要关照的孩子们太苦了，他们的父母有的在 frontline，有的在延安也没有工夫照顾他们呀！”丑子冈语音有些哽咽。

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救救罗迈（李维汉）的儿子罗小金（李铁映）吧，那烫死孩子的事故发生后，他的奶妈死活不肯再带他。快4岁的男孩儿，正是智巧萌发的时候，怎能不淘气呢？他妈妈又去了苏联，罗迈既管党校的工作又管中宣部的工作，实在没办法，组织部只好把曹和静同志抽出来，临时带小金。听说最近又有两个家长找小曹同志带孩子。把三个孩子集中到一块，这个叫‘大姐姐，我要喝水！’那个叫‘阿姨，我要撒尿！’那个小的拉着她的裤腿直喊‘妈妈！’曹和静同志是去年才参加革命的年轻姑娘，遇到这场面真是哭笑不得。”

傅连璋沉重地说：“昨天，中办主任王首道同志找我谈，上前方打仗的将士们，他们的孩子无人照顾，有的送回家乡，有的送到亲戚家……穷人家缺吃少穿，增加个孩子增加份负担呀！有的照顾不过来病死了，有的丢失了。这怎么能让前线将士安心呢？”

“再说，这都是革命后代呀！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孩子管起来。后来，我又找康克清同志商量，她的意见是想再搞个全托的托儿所，把上前线的、烈士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全管起来。”傅连璋说这话时，似乎有难言之隐。

丑子冈点头赞同道：“这样好，不下大决心，问题无法彻底解决。”

“这当然不是康克清同志的个人意见。前几天，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成立一个关怀儿童领导小组，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中办主任王首道、中共中央妇委康克清、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副主任张琴秋和我这个中央总卫生处长五人组成；并决定中央总卫生处为主办单位，筹建中央托儿所。”傅连璋说完抬头瞅瞅丑子冈。

丑子冈两眼放光，兴奋地说：“好，太好了！真是英明决策。”

“好是好，但有个难题不好解决。”傅连璋说到这里，有意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什么难题能难住你傅处长，说来听听。”丑子冈急切地追问。

“就是谁出任所长，谁来挑这副担子呢？我们想来想去没办法。康大姐的意思还是由你出来挑这个头，来当这个所长。你筹办第一保育院很有成效，她很称赞。”傅连璋说到这里，偷看了丑子冈一眼。丑子冈表情严肃，低头不语。

傅连璋又说：“有一次，毛主席和我谈起了自己的几个孩子，曾动情地说：‘我们闹革命为了造福下一代，为了下一代，而又不得不舍弃自己的下一代。’我深刻理解主席的苦衷，在那样的年月，没有办法呀！”傅连璋说着叹了一口气。

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又说：“而我们现在虽然艰苦、困难很多，但比起那时候好多了。我们要能把这些革命后代照顾好，也是对革命一大贡献呢！”

傅连璋的话，重重地敲击着丑子冈的心。

两年前来到延安后，一直想进抗大学习，组织上也多次许诺，但都没有兑现。作为共产党员，服从组织需要始终是她的第一志愿，所以她没有丝毫抱怨情绪。

眼下，组织上又想交给她新的任务，而跟她谈话的人又是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她能说什么呢？……

眼前的这位傅处长，在30岁时已成为高明的医生，而且还是个正义感极强的热血青年。他利用教会医院和医生的特殊身份，接收医治过大批义军和红军的伤病员，并为红军培训医护人员。在此期间，他这个基督教徒结识了共产党人邓子恢、陈赓等同志，明白了“治病首先要治国，国不治则病难除”的道理。

1931年后，他亲自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政治上的关怀，使他的追求和信仰得以转变。他毅然将自己所领导的福音医院交给红军，从而创立了瑞金中央红色医院。在朱德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他又开办了中央红色护士学校。

长征路上，他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搞好长途跋涉中的医疗卫生工作，维护红军部队的战斗力。长征后，他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倾心致力于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他结识了白求恩后，更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经毛泽东同志的介绍，他从一个基督教徒，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7年10月，他负责筹建能收容一百余病人的边区医院，并任第一任院长，对人民群众实行免费看病。1939年，他又创建了中央医院，并成立了医药讨论会及护理训练班。这位忘我工作的医生，荣获了朱德总司令亲笔题的“模范妇孺工作者”的称号。

在这样一位同志、一位首长面前，她丑子冈怎能说“不！”她咬了咬牙，低声而坚定地说：“傅处长你说吧，在哪儿搞？”

傅连璋满意地笑着说：“中央办公厅那六间窑洞给你，曹和静同志做你的助手，再给你调几个年轻的女同志。那个地方离延河近，用水方便，就是偏僻点，一定要当心狼。”

丑子冈思忖着点点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卫生处长傅连璋的办公室里，一张桌子，靠墙有几个装文件和药的柜子。几个农村姑娘兴高采烈地走进来，一个叫祁月娥的姑娘大胆地问：“你是卫生处傅处长吗？”

傅连璋瞅了瞅这几个不认生的姑娘，点点头说：“是，什么事？”

祁月娥向前走了一步说：“组织部让我们来找你报到。”顺手把一张表递上去。

傅连璋边看表边问：“都检查完身体了？”

“检查完了，表上都写着呢。”一个叫任小英的姑娘抢着回答。

傅连璋看着表自语说：“年龄最大的……”

“我，16岁。”祁月娥忙回答。

“年龄最小的……”

“我，13岁，叫杨翠花。”

傅医生皱了一下眉头说：“你在村里还是儿童团吧？”

“是儿童团长。”杨翠花郑重地补充说。

傅连璋认真地审视着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嗯，身体都还不错，看来人也都很机灵，就大声地说：“好，从今天起，你们算入伍了，正式参加革命了，成了革命队伍里一名光荣战士了。”

姑娘们听了这话，都喜形于色。一个叫张风云的姑娘忍不住问：“那我们具体干什么呀？”

“你们是我们正在筹建的中央托儿所的第一批阿姨。”

“什么，当阿姨？给孩子当老妈子？”祁月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没有错，你们是我们中央托儿所的第一批主力军。”傅连璋一字一句把话说得很明白，态度也非常郑重、认真、诚恳。

“啊？给孩子们当保姆，当老妈子，我可干不了这工作！首长，你没有搞错吧？我们是来参加革命的，可不是来给人家看孩子的。给我分配别的工作吧，这工作我坚决不干！”那个叫任小英的姑娘首先喊叫起来。

傅连璋笑呵呵地说：“那好吧，你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来看孩子的，好，好！你不干我干。咱俩换换工作，你来当这中央总卫生处处长，我去中央托儿所当老妈子。”

“首长，我们可是来参加八路军的，不是来找饭吃、当保姆的。”年龄最小的杨翠花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使劲瞅着傅连璋，生怕他把事情搞错。

“小同志，我没有搞错！我们八路军里有指挥员，也有战斗员；有军长、师长、团长，也有马夫、炊事员，还有老妈子。这才组成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八路军。如果光有司令员没有战士，光有医生没有护士，光有吃饭的没有炊事员……还能叫部队吗？”傅连璋平静地、耐心地给这些青年革命者讲道理。

“不管你怎么说，我是来当八路军战斗员的，不是来当孩子阿姨的。要是为了带孩子，我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过封锁线了。”张风云振振有词。

“哪怕当名护士去侍候伤病员，也比当小孩儿的老妈子强。”

“让我看孩子，还不如回家去继续当我的交通员。”

……

大家七嘴八舌，鸡一嘴、鸭一嘴地嚷个不停，好像当阿姨就玷污了她们的革命热情。还是那个任小英激动地高喊：“我们不干了，走，回组织部去！”在她的鼓动下，大家一齐拥向门口。

“站住！”傅连璋声音不高，但充满了威严和不能违抗。

姑姑们闻声都站住了，她们相互看着，没有一个人再敢向前挪动一步。

傅连璋严肃地说：“咱们是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可不是拉杆落草的乌合之众。组织部把你们分配到卫生处，你们就是卫生处的革命战士，就要服从卫生处的领导。当你们踏进延安那天起，你们已经是组织有、有领导的革命成员了，不再是老百姓。你们不辞劳苦、不畏艰险来到革命圣地参加革命队伍，延安欢迎你们！革命队伍也欢迎你们！”

傅连璋说到这里，有意停顿了一下，看看她们的反应，继而又说：“革命，是个艰苦的事，革命工作又是多种多样的，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有人来做。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位革命者，都要



托儿所窑洞

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都要服从组织的分配。现在你们几个立刻到王家坪去，你们的所长丑子冈同志在等你们。你们想不通的问题，去向你们的所长提好了。”

这位首长态度严肃认真，说话斩钉截铁，没有什么再商量的余地，姑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

距延安不远的王家坪半山坡上，有一排窑洞，窑洞门全开着，窗户上的纸七零八落，离老远就能看到窑门前飘着土烟。

当姑娘们走近时，看到一个土人拖着大扫把从土雾里钻出来，她摘下那已变成黑色的口罩，大咳一阵，又摘下帽子拍打着身上的土……

“同志，请问丑所长在哪儿？”祁月娥高声问道。

丑子冈回过身来，才看到走过来的几位姑娘，热情地应道：“我就是。噢，你们是来报到的吧？”

那几位姑娘冷冷地瞅着这个刚从灰土里爬出来的土人，没有人应声。丑所长却像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似的，忙迎上去说：“看样子你们在农村都是妇女干部吧，一定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我衷心地欢迎你们！咱们刚开始创业，各方面条件不好，农村来的同志能吃苦，爱劳动，准能把工作做好。”

丑子冈越说情绪越高：“你们看，这些窑洞，还有这个大院子及那些旧平房，都是咱们的。组织上已给咱们提供了咱们需要的活动舞台，这台戏能不能唱好，就看咱们这些演员了！晚上我就给你们发军装，现在大家先干活。”

杨翠花刚要开口，祁月娥拉她一下，摇了摇头。丑子冈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从容地安排着工作：“我去挑水，你们把窑洞里的床和桌子都搬出来，然后给擦干净。”说着挑起水桶下了延河。

杨翠花见丑子冈走远，疑惑不解地问：“哎，你们都怎么啦？都哑了。”

“我想说，但不知从何说起？”张风云不太坚决地说。

祁月娥也进退两难地说：“本来我也想说，但看到这位领导这么好，真有些犹豫不决。要是分到别处，遇到一个男领导，就像那位处长，咱们还不每天挨批呀！”

一直没有发言的于桂莲说：“要我看，咱们五个能分到一块儿就不错了。晚上就发军装了，咱们马上就是军人了，按理说不应该再挑工作。”

任小英瞪着眼说：“才过了多大会儿，你们都叛变了？”

祁月娥忍不住笑着说：“你坚定，为什么你不说？”

“我是想说来着，就是没词。”任小英说着自己也笑了，更引起了一阵哄笑。

“我看咱们还是先穿上军装再说……”杨翠花心里也活动了，不太坚定地说。

于桂莲朝延河的方向看了看：“所长快回来了，咱们还一样活也没干。”

祁月娥说：“咱们先干活吧，其他看看再说。”

任小英无可奈何地跟在别人后头走进窑洞。她抬了一张桌子出来，思想还